

# 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聲母部分）\*

龔 煌 城

- |                 |          |
|-----------------|----------|
| 一、引 言           | 3. 半舌半齒音 |
| 二、資料、方法及體例      | 四、結論     |
| 三、聲母分合的情形及其擬測   | 引用書目     |
| 1. 重唇音、舌音、牙音及齒音 | 英文摘要     |
| 2. 輕唇音與喉音       |          |

## 一、引 言

番漢合時掌中珠<sup>1</sup> 爲十二世紀末漢語西北方音最重要的資料。橋本萬太郎曾於一九六一年中國語學一〇九期「掌中珠番漢對音研究方法」一文中指出，在研究宋代漢語西北方音上此書之所以未受到重視，乃是由於西夏語音韻尚未有成系統的研究使然。他認爲隨着西夏語研究的進展，漢語聲韻學上一系列的重要問題，諸如全濁音的送氣與清音化，韻尾的消失等，將可獲得解決。<sup>2</sup>

自橋本氏作此評語迄今已經過二十年，其間由於西田龍雄(1964, 1966), Kyčanov (1963) 及 Sofronov (1963, 1968) 等人的努力，西夏語的研究已獲得重大的進展。然而，在漢語聲韻史的研究方面，卻仍未見有利用此書作成系統的研究者。究其原因，可能是由於研究漢語聲韻學的人很少有人兼治西夏學，而研究西夏語言文字的學者，即使了解漢語聲韻學（若不了解便無法研究西夏聲韻學），面對西夏語言學上許多急待解決的問題，已經疲於奔命，也無暇及此。橋本氏本人雖兼通漢夏聲韻之學，但多年來似乎致力於「語言類型地理論」的開展，而今似已志不在西夏學了。筆者研究西夏語兩年以來曾隨時留意觀察掌中珠裏的漢夏對音，久而逐漸累積心得，蒙李方桂先

\* 本文曾在民國69年6月5日史語所第二組的討論會中提出討論，蒙李方桂先生及丁邦新、龍宇純、李壬癸諸兄惠賜許多寶貴意見，並據以修改，在此謹向他們致謝。本文並獲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七十年年度研究獎助。附誌謝忱。

1. 該書之西夏語名稱爲「𐵄𐵆𐵇𐵈𐵉𐵊𐵋𐵌𐵍𐵎𐵏𐵐𐵑𐵒𐵓𐵔𐵕𐵖𐵗𐵘𐵙𐵚𐵛𐵜𐵝𐵞𐵟𐵠𐵡𐵢𐵣𐵤𐵥𐵦𐵧𐵨𐵩𐵪𐵫𐵬𐵭𐵮𐵯𐵰𐵱𐵲𐵳𐵴𐵵𐵶𐵷𐵸𐵹𐵺𐵻𐵼𐵽𐵾𐵿𐶀𐶁𐶂𐶃𐶄𐶅𐶆𐶇𐶈𐶉𐶊𐶋𐶌𐶍𐶎𐶏𐶐𐶑𐶒𐶓𐶔𐶕𐶖𐶗𐶘𐶙𐶚𐶛𐶜𐶝𐶞𐶟𐶠𐶡𐶢𐶣𐶤𐶥𐶦𐶧𐶨𐶩𐶪𐶫𐶬𐶭𐶮𐶯𐶰𐶱𐶲𐶳𐶴𐶵𐶶𐶷𐶸𐶹𐶺𐶻𐶼𐶽𐶾𐶿𐷀𐷁𐷂𐷃𐷄𐷅𐷆𐷇𐷈𐷉𐷊𐷋𐷌𐷍𐷎𐷏𐷐𐷑𐷒𐷓𐷔𐷕𐷖𐷗𐷘𐷙𐷚𐷛𐷜𐷝𐷞𐷟𐷠𐷡𐷢𐷣𐷤𐷥𐷦𐷧𐷨𐷩𐷪𐷫𐷬𐷭𐷮𐷯𐷰𐷱𐷲𐷳𐷴𐷵𐷶𐷷𐷸𐷹𐷺𐷻𐷼𐷽𐷾𐷿𐸀𐸁𐸂𐸃𐸄𐸅𐸆𐸇𐸈𐸉𐸊𐸋𐸌𐸍𐸎𐸏𐸐𐸑𐸒𐸓𐸔𐸕𐸖𐸗𐸘𐸙𐸚𐸛𐸜𐸝𐸞𐸟𐸠𐸡𐸢𐸣𐸤𐸥𐸦𐸧𐸨𐸩𐸪𐸫𐸬𐸭𐸮𐸯𐸰𐸱𐸲𐸳𐸴𐸵𐸶𐸷𐸸𐸹𐸺𐸻𐸼𐸽𐸾𐸿𐹀𐹁𐹂𐹃𐹄𐹅𐹆𐹇𐹈𐹉𐹊𐹋𐹌𐹍𐹎𐹏𐹐𐹑𐹒𐹓𐹔𐹕𐹖𐹗𐹘𐹙𐹚𐹛𐹜𐹝𐹞𐹟𐹠𐹡𐹢𐹣𐹤𐹥𐹦𐹧𐹨𐹩𐹪𐹫𐹬𐹭𐹮𐹯𐹰𐹱𐹲𐹳𐹴𐹵𐹶𐹷𐹸𐹹𐹺𐹻𐹼𐹽𐹾𐹿𐺀𐺁𐺂𐺃𐺄𐺅𐺆𐺇𐺈𐺉𐺊𐺋𐺌𐺍𐺎𐺏𐺐𐺑𐺒𐺓𐺔𐺕𐺖𐺗𐺘𐺙𐺚𐺛𐺜𐺝𐺞𐺟𐺠𐺡𐺢𐺣𐺤𐺥𐺦𐺧𐺨𐺩𐺪𐺫𐺬𐺭𐺮𐺯𐺰𐺱𐺲𐺳𐺴𐺵𐺶𐺷𐺸𐺹𐺺𐺻𐺼𐺽𐺾𐺿𐻀𐻁𐻂𐻃𐻄𐻅𐻆𐻇𐻈𐻉𐻊𐻋𐻌𐻍𐻎𐻏𐻐𐻑𐻒𐻓𐻔𐻕𐻖𐻗𐻘𐻙𐻚𐻛𐻜𐻝𐻞𐻟𐻠𐻡𐻢𐻣𐻤𐻥𐻦𐻧𐻨𐻩𐻪𐻫𐻬𐻭𐻮𐻯𐻰𐻱𐻲𐻳𐻴𐻵𐻶𐻷𐻸𐻹𐻺𐻻𐻼𐻽𐻾𐻿𐼀𐼁𐼂𐼃𐼄𐼅𐼆𐼇𐼈𐼉𐼊𐼋𐼌𐼍𐼎𐼏𐼐𐼑𐼒𐼓𐼔𐼕𐼖𐼗𐼘𐼙𐼚𐼛𐼜𐼝𐼞𐼟𐼠𐼡𐼢𐼣𐼤𐼥𐼦𐼧𐼨𐼩𐼪𐼫𐼬𐼭𐼮𐼯𐼰𐼱𐼲𐼳𐼴𐼵𐼶𐼷𐼸𐼹𐼺𐼻𐼼𐼽𐼾𐼿𐽀𐽁𐽂𐽃𐽄𐽅𐽆𐽇𐽋𐽍𐽎𐽏𐽐𐽈𐽉𐽊𐽌𐽑𐽒𐽓𐽔𐽕𐽖𐽗𐽘𐽙𐽚𐽛𐽜𐽝𐽞𐽟𐽠𐽡𐽢𐽣𐽤𐽥𐽦𐽧𐽨𐽩𐽪𐽫𐽬𐽭𐽮𐽯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𐿀𐿁𐿂𐿃𐿄𐿅𐿆𐿇𐿈𐿉𐿊𐿋𐿌𐿍𐿎𐿏𐿐𐿑𐿒𐿓𐿔𐿕𐿖𐿗𐿘𐿙𐿚𐿛𐿜𐿝𐿞𐿟𐿠𐿡𐿢𐿣𐿤𐿥𐿦𐿧𐿨𐿩𐿪𐿫𐿬𐿭𐿮𐿯𐿰𐿱𐿲𐿳𐿴𐿵𐿶𐿷𐿸𐿹𐿺𐿻𐿼𐿽𐿾𐿿」，譯成漢語應爲：「番漢語合時掌中珠」。按西夏語名稱多一個「語」字而與漢語名稱稍異，承橋本萬太郎先生賜告，在此謹誌謝意。

2. 橋本 (1978: I, 203-207) 曾利用漢夏對音資料，討論漢語中古音。

生及丁邦新兄的鼓勵，乃決定將一些觀察的結果整理出來，以就正於研究漢語及西夏語聲韻的學者專家。

## 二、資料、方法及體例

番漢合時掌中珠爲公元一一九〇年（序尾記乾祐庚戌二十一年）西夏人骨勒茂才所著。內容是漢語及西夏語詞語句的對譯及對音。書中以漢夏對譯的詞彙及語句爲骨幹，在西夏字旁以漢字注西夏字音，而於漢字旁以西夏字注漢字讀音。這本書對漢夏聲韻學的重要性即在其注音上面。由於其爲一人一時之作，材料的「同質性」(homogeneity)無可置疑，年代完全確定，地域大體有個範圍，材料也十分豐富，因此其資料具有相當大的價值。

此書的發現是在一九〇八年，俄人柯智洛夫 (P. K. Kozlov) 在黑水城 (Khara-Khoto) 探險時在一座廢寺的塔內所得，現在收藏於列寧格勒 (Leningrad) 東方學研究所中。該書共有七種不同的殘本存在<sup>3</sup>，完整的資料尚未見影印出版，一般所使用者爲羅福成於一九二四年抄寫付印者，全書有多處缺頁。本所傳斯年圖書館中所藏者在書頭（第三頁）署有「蘇聯聶斯克寫贈」幾個字，書中第三、四、五、六及八頁乃聶斯克氏 (N. A. Nevsky) 所抄寫，以補羅本之缺頁。故聶氏爲俄國西夏研究之先驅，曾長期住居日本，與我國前輩學者有過交往。該書經聶氏補缺後仍有幾個殘缺的地方，也有一些字形或符號譌誤或前後不一致的地方，不知是原文如此或是抄寫之誤，而且與曾影印出版過的幾頁比較，也有似乎是版本不同，湊在一起，然後刪除重複者。但這些都不至於影響研究的結論，因爲語音的研究是建立在整個系統的探索上面，個別字音的例外並不是很重要的。

根據漢夏對音資料擬構漢語語音，首先必須避免的是循環式的推論，因爲西夏語音的擬測有一大部分是根據漢語對音而來，在擬測西夏語音之前，先已推測了當時漢字的讀音，然後才據以推定西夏讀音的，所以如果現在又以此擬測的西夏音回頭來推斷漢字的讀音，在方法上便陷於誤謬，這是顯而易見的。本文中所使用的方法是利用西夏聲類與漢語聲類間成系統的對應關係作爲立論的依據。因此在理論上是不須要先

3. 參見 Gorbacheva and Kyčanov (1963:44)。

知道西夏讀音的。本文隨處附註 Sofronov(1968: II, 276-403) 的擬音，只是爲了便於閱讀，最重要的是聲韻不同類的一羣漢字，由於同用一個西夏字注音而得於聯繫這一事實。在實際討論的時候，西夏字不必是同一個字。同音而不同字，或聲同韻異，韻同聲異的字均可加以利用而作爲推論的依據。有關西夏語音的這些資料，都可以從西夏韻書如文海，文海寶韻，文海雜類及同音中獲得。這是西夏語音系統內部的資料，非由擬音而來。

文海現存只有平聲部分，共九十七韻，在各字下有反切注音，如果有幾個字是同音字，便只在首字下注反切，並指出同音字數，一如廣韻。文海可以說是西夏語之「廣韻」，只不過增加了解說文字的部分，兼有說文的性質而已。文海所缺的上聲部分剛好有文海寶韻加以填補，文海寶韻乃是西夏字表，沒有反切注音，但由此書而知西夏上聲八十六韻的分字情形。文海雜類所收的是聲母較特別的字，分成平上聲兩部分，因爲有反切注音，所以可以經由反切下字而知某字是屬於哪一韻。同音把西夏文字依聲母類別分成九大類，依次爲：重唇音、輕唇音、舌頭音、舌上音、牙音、齒頭音、正齒音、喉音、半舌半齒音等。現存同音共有兩種不同的版本：舊版不分聲調，把聲韻母相同的字放在一起，視爲同音；新版則把平上聲分開，只有聲、韻、調都完全一致的才視爲同音。由舊版我們可以知道平聲韻與上聲韻相配的情形，而且因爲上聲部分沒有反切，還可經由其與平聲字的關係推測其聲韻。西夏文由於有這些韻書，我們可以不依賴擬音而直接查知一個西夏文字是平聲字或是上聲字，屬於第幾韻，聲母是上述九大類中的哪一類，而且更進一步，還可經由反切而知道哪些字聲母或韻母相同。下文中所引用的 Sofronov 擬音，在其後面括弧內都註明這些類別，例如 1. 35; V30 表示平聲第三十五韻，牙音第三十小類（Sofronov 的小類是根據新版同音，故平上聲分開，不同居一小類）。屬於同一小類的字是同音字。如果是獨字（即沒有同音字，自成一類者），便在聲母類別與小類之間加一連號，寫作 V-30。這些資料都是錄自 Sofronov 上引一書，在這裏我只是把這些符號的意義及背景稍加說明而已。至於反切連鎖及平上聲字在舊版同音裏由於同居一小類而能推測其聲韻母之情形，則在文中遇必要時隨時加以說明。

漢語方面以切韻音爲出發點，進而探索十二世紀末西北方音裏聲韻母分合的情

況。切韻序提到「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一般以爲此韻書所代表的音系是囊括各地方言音韻區別的「綜合模式」(overall pattern)。以此作爲探討隋唐以後各地方言聲韻母演變的情況，久已成爲漢語聲韻學者間的慣例。聲母的演變往往與介音及聲調有關，因此本文所引用的漢字，除了標注聲韻母外，還標注韻母的開合等第及聲調，資料採自丁聲樹所編古今字音對照手冊，遇有不見於該書的字，才去查引廣韻或集韻。排列的次序則依照羅常培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一書中所採用「聲韻呼等調」的次序。漢語中古音的一切音韻上的區別，實際上都已反映在中古音的擬音中，本文所標注的是高本漢的擬音而由李方桂先生(1971:4-7)所加以修正者。如此安排，爲的是便於從本文所引用的漢夏對音資料中，能把漢字與西夏字的聲、韻、調類以及其擬音加以比較。

在掌中珠裏聲母或韻母不同的漢字由同一個西夏字注音，並不即表示這種聲母或韻母的區別，在當時的漢語方言中已經消失，因爲如果這種音韻上的區別是西夏語音結構上所沒有的，在用西夏字注音的時候，便自然受到限制，無法加以表達。漢語方面所具有的音韻區別，勢必會在西夏對音中湮沒。但如果反過來說，同一個西夏文字經常由兩個音韻不同的漢字，不加分別的標注其音，即可能顯示，該兩個漢語音韻區別在當時的方言中已經完全消失。惟一可以設想的例外情形是：實際上兩類漢字音用以注西夏音都不完全合適，而注音時不得不作一選擇，乃時而選甲字，時而選乙字，而甲乙兩音其實並不相同。所以情形可能十分複雜，應視個別情形加以判斷。但有一點必須在此先指出的是：以漢字注西夏字音，常有在漢字四周加添種種輔助符號的，這點顯示掌中珠的作者在設法區別漢語中所沒有的西夏語音。但以西夏字注漢字音時，則除了在幾個地方用西夏反切注音，或甚至使用西夏反切字（即以反切方法所造的字）外，看不出有設法辨音的痕跡。基於上述種種考慮，我跟隨西田龍雄(1964:19ff.)分別兩種對音資料：以漢字注西夏音的（西田稱爲對照A）及以西夏字注漢字音的（西田稱爲對照B），並且照 Sofronov (1968:II, 6-59) 的辦法，把前者（對照A）放在方括弧內，以資區別。漢字後面圓括弧內的數字是照西田的辦法，表示該字在掌中珠出現的處所，前兩個數字表示頁數，後一個數字表示欄，例如 264 即表示第 26 頁，第 4 欄。

漢字對音資料，除了掌中珠以外尚有許多散見於夏譯漢籍中以及夏譯佛經中人名地名的譯音。還有梵文佛教名詞也大多轉譯自漢語。這些對音大多顯示其音韻系統與掌中珠的漢語方音一致。但爲了避免過於枝蔓，本文中所用對音資料，嚴格限於掌中珠一書，其他的資料則一概割捨。

本文共利用了一百零七個西夏字討論漢語聲韻，每一個西夏字都加以編號以便指稱。號碼左邊標星號的音，是本文所擬測的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

### 三、聲母分合的情形及其擬測

#### 1. 重唇音、舌音、牙音及齒音

##### A. 全清（不送氣的清塞音與清塞擦音）

從對音資料觀察，中古漢語的塞音與塞擦音，在十二世紀末的西北方音裏，不送氣的清音自成一類，與濁音或送氣清音從不相混。但就發音部位而言，舌上音與正齒音已合成一類，而與西夏正齒音類對應。

a. 幫 (p>p)，端 (t>t)，見 (k>k)，精 (ts>ts) 各成一類<sup>4</sup>

\*p-幫 1. 𐰇𐰏 pi<sup>1</sup>(1. 11; I 83) 𐰇 (254)，彼 (314)，𐰇 (336)，碧 (126)，

畢 (272)，𐰇 (325)，壁 (056)

𐰇 .pjě 幫支開三平（重紐四等）

彼 °pjě 幫紙開三上（重紐三等）

𐰇 pji° 幫至開三去（重紐三等）

碧 pjäk. 幫陌開三入（廣韻幫昔開三入，擬音據廣韻）

畢𐰇 pjiēt. 幫質開三入（重紐四等）

壁 piek. 幫錫開四入

2. 𐰇𐰏 pie<sup>1</sup>(1. 42; I-127) 𐰇 (336)，邊(353)，丙(096)，餅(332, 333)，

并 (345)

𐰇 .pjän 幫仙開三平（重紐四等）

邊 .pien 幫先開四平

4. 在本文中三十六字母所指的是漢語中古音，旁邊並注其音值及由中古音到十二世紀末西北方音的變化。

丙 °pjəŋ 幫梗開三上

餅 °pjǎŋ 幫靜開三上

并 pjǎŋ° 幫勁開三去

3. 𠂔 piɤ¹ (1. 86; I-37) 筆 (272)、畢 (335)、萐 (156)

筆 pjět。 幫質開三入 (重紐三等)

畢萐 pjiět。 幫質開三入 (重紐四等)

全清聲母的字，不管是以西夏字注漢字音或以漢字注西夏字音，都無混亂情形。例如漢字「菠、寶、簸」均同用西夏字「𠂔」 po¹ (1. 49; I 29) 注音，而此一西夏字又以漢字「播」注其音。這些漢字都屬於幫母字。

4. 𠂔 po¹ (1. 49; I 29) 菠 (145)，寶 (125)，簸 (265)，〔播〕 (366)

菠 。puâ 幫戈合一平

寶 °pâu 幫皓開一上

簸播 puâ° 幫過合一去

\*t-端 5. 𠂔 tiɛ¹ (1. 42; III 108) 丁 (096)，頂 (223)，鼎 (234)，  
典 (273)，爹 (202)

丁 。tieng 端青開四平

頂鼎 °tieng 端迥開四上

典 °tien 端銑開四上

爹 。!ja 知麻開三平 (例外)

知母字在對音資料中通常都以西夏正齒音字注音 (詳下)，所以此處以西夏舌頭音類 (即第Ⅲ類) 注音，可以說是例外。「爹」字今國音也讀爲ㄉㄧㄝ (tie)。掌中珠的漢夏對音資料作證，顯示此一讀音由來已久，可追溯至十二世紀末。

6. 𠂔 tem¹ (1. 43; III 125) 刀 (226, 243)，斗 (083, 244)，料 (223)，  
到 (306)，鬪 (295)

刀 。tâu 端豪開一平

斗料 °təu 端厚開一上

到 tâu° 端號開一去

闕      təu°      端候開一去

7. 𦵏      tan¹ (1. 24; III 98)      丹 (133), 膽 (186), 檐 (222)

丹      ˩.tân      端寒開一平

膽      °tām      端敢開一上

檐      tām°      端闕開一去 (據集韻)

「檐」字廣韻余廉切。jiām 與西夏注音 tan¹ 不合。集韻除了余廉切。jiām 外又讀都濫切 tām°。後者合於掌中珠漢語方音。但集韻讀 tām° 是作「負擔」解，而掌中珠則把作「屋檐」解時注音爲 tan¹。

\*k-見 8. 𦵏      kew¹ (1. 43; V 88)      高 (124, 293), 膏 (085), 溝 (122),  
勾 (342), 告 (301, 306)

高膏      ˩.kâu      見豪開一平

溝勾      ˩.kəu      見侯開一平

告      kâu°      見號開一去

9. 𦵏      ki¹ (1. 11; V-146)      箕 (265), 雞 (135, 172), 己 (096, 352),  
蟻 (174), 計 (342), 擊 (326), 急 (234)

箕      ˩.kji      見之開三平

雞      ˩.kiei      見齊開四平

己      °kji      見止開三上

蟻      °kjei      見尾開三上

計      kiei°      見霽開四去

擊      ˩.kiek。      見錫開四入

急      ˩.kjəp。      見緝開三入

10. 𦵏      kên¹ (1. 16; V 167)      斤 (225), 筋 (193), 今 (106, 111),  
金 (046, 073, 125, 255), 襟 (251), 緊 (105, 256), 錦 (256)

斤筋      ˩.kjən      見殷開三平

今金襟      ˩.kjəm      見侵開三平

緊      °kjien      見軫開三上 (重紐四等)

- 錦 °kjəm 見寢開三上
- \*ts-精 11. 𪛗 tsin<sup>2</sup> (2. 33; VI 1) [精] (206, 362), 菁 (146), 井 (121, 131), 剪 (243), 姐 (203)
- 精菁 °tsjäŋ 精清開三平
- 井 °tsjäŋ 精靜開三上
- 剪 °tsjän 精獮開三上
- 姐 °tsja 精馬開三上 (姊 將几切 °tsi, 精旨開三上)

通常字書都分別「姐」與「姊」兩字，例如廣韻「姐」字茲野切 °tsja，在馬韻，下面註：「羌人呼母，一曰慢也」，而「姊」字則在旨韻，將几切 °tsi，註引「爾雅曰：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說文「姐」字下註「蜀人謂母曰姐」，「姊」字下則註「女兒也」。依此則掌中珠 (203)「阿哥阿姐」中「姐」字應作「姊」 °tsi。但「姐」與「姊」在現代方言中有混用的情形，而在國語「姊」字也有兩讀：ㄗㄟˊㄘㄟˋ (語音) 與 ㄗㄟˋ (讀音)。從語源 (etymology) 觀點來看，°tsja「姐」與 °tsi「姊」可能同出一源，而從語言史的觀點看兩者也可能在方言中一直混用。因此我們無法決定此處應作 °tsja 或 °tsi。這個問題對討論聲母沒有影響，在討論韻母時或許可以從漢夏韻母的對應關係看出掌中珠所注的音是相當於中古音的 °tsja 或是 °tsi。

回到本題，此處所要討論的是聲母問題。掌中珠以西夏字「𪛗」 tsin<sup>2</sup> 注了漢字「菁、井、剪、姐」之音，而在另一方面又以漢字「精」字回頭注同一個西夏字，可見無論以西夏字注漢字音，或以漢字注西夏字音，都用精母字，沒有混亂的情形。

12. 𪛗 tsə<sup>1</sup> (1. 27; VI-110) 資 (361), 子 (096, 334, 351), 紫 (082)

資 °tsi 精脂開三平

紫 °tsjě 精紙開三上

子 °tsĩ 精止開三上

13. 𪛗 tseu<sup>1</sup> (1. 43; VI-126) 椒 (153, 154), 棗 (143), 酒 (323)

椒 °tsjäu 精宵開三平

棗 °tsâu 精皓開一上

酒 °tsjəu 精有開三上

西夏「𐵇」字見於文海平聲第四十三韻，Sofronov 據新版同音引作「𐵇」而未加以擬音。但即使如此，仍無礙於我們利用此對音研究漢語聲韻。如我在本文第二章所強調，最重要的是這三個不同音的漢字，由於用同一個西夏字注音而得以歸為一類。此例對韻母的研究比對聲母的研究重要，因為上面三個漢字聲母都是同類（精母），而韻母則分屬三個不同的韻類（宵韻、皓韻與有韻）。

b. 知 ( $t > t\acute{s}$ )，照二 ( $t\acute{s} > t\acute{s}$ )，照三 ( $t\acute{s} > t\acute{s}$ ) 合成一類

\* $t\acute{s}$ -14. 𐵇𐵇  $t\acute{s}je^2$  (2. 9; VII 12) 知 (303, 316, 366)，蜘蛛 (173)，智 (176)，  
枝 (142)，之 (312)，脂 (254)，旨 (285)，止 (321)，紙 (272)，  
指 (192, 286, 301)，鴟 (171)

知	蜘蛛	。tjě	知支開三平
智		tjě°	知寘開三去
枝		。t\acute{s}jě	章支開三平
之		。t\acute{s}i	章之開三平
脂 (= 脂)		t\acute{s}i	章脂開三平 (掌中珠：烟脂)
旨	指	°t\acute{s}i	章旨開三上
止		°t\acute{s}i	章止開三上
紙		°t\acute{s}jě	章紙開三上
鴟		。žjě	禪支開三平

廣韻無「脂」字（此字不見於韻書），掌中珠「烟脂」相當於丁聲樹古今字音對照手冊上的「胭脂」，故上面採「脂」音。實際上「胭脂」有許多不同的寫法。諸橋大漢和辭典登錄的有「煙支，燕支，臙脂，烟支」等。「支」與「枝」同音，上表中已有「枝」字。「脂」與「旨」則只有平上聲調之不同，聲韻母都沒有分別。故「脂」「支」兩字，無論採取其中哪一音而放棄另外一音，都不影響聲韻母之討論。

「鴟」字不見於廣韻。集韻常支切。žjě，聲母不合。集韻另有「𪗇」字，章移切。t\acute{s}jě，字下註云：「方言：雞，陳宋謂之辟𪗇」，與掌中珠「老鴟」似乎意義不合，因為掌中珠另有「鷄」字。

漢語知母與照母之區別，在西夏對音中沒有反映出來。究竟是由於西夏語無法表

現漢語知母與照母的音韻區別呢？或是在漢語方面這種音韻區別已經消失了呢？解答這一問題最好的例子是「胭脂」之西夏對譯及對音。

掌中珠 (254)

(漢字注西夏音)	煙	知
(西夏語)	𐰽𐰺𐰍 ·ian²	𐰽𐰺 (𐰽𐰺 tsje²) <sup>5</sup>
(漢語)	烟	脂
(西夏字注漢字音)	𐰽𐰺 ·ian¹	𐰽𐰺 tsje²

西夏語「𐰽𐰺 ·ian¹ 𐰽𐰺 tsje²」爲漢語「胭脂」之借詞：兩者居於對譯關係，故意義相同，而以西夏字注漢字音，所用的兩個字「𐰽𐰺 ·ian¹ 𐰽𐰺 tsje²」正與對譯的兩個字「𐰽𐰺 ·ian² 𐰽𐰺 tsje²」同音<sup>6</sup>，這是表示西夏從漢語借「胭脂」，是與掌中珠同時代，而借自掌中珠同一個漢語方言。現在回頭看以漢字注西夏音的情形，我們發現竟然棄照三 ts- 字不用，而用了知 t- 母字。這是顯示知母與照三在掌中珠的漢語方言中全無區別，才能如此混合使用。在注西夏字音的漢字中不斷出現舌上音，而所注的西夏字卻都是西夏語的正齒音，這個事實明白的證明漢語的舌上音已與正齒音完全合併。西夏的正齒音是比照漢語的正齒音分類而命名，在對音資料中兩者也是互相對應的音類，所以如果漢語方言中知系與照系不混，而西夏語音中只有相當於照系的音，而無相當於知系的音，則以漢字注西夏音時，只會出現照系的字，而不會出現知系的字。如今照系的字與知系的字交互出現，則必然的推論是此兩類音在漢語已無區別（按西夏韻書同音中所收的舌上音寥寥無幾，都是與漢語娘母相對的 ń 音，詳下）。

15. 𐰽𐰺 tsjo¹ (1. 48; VII 62) 長(295, 342), 漲(125), 帳(231), 掌(192)

長(長大) °tjang 知養開三上

漲(水漲) °tjang 知養開三上

帳 tjang° 知漾開三去

掌 °tsjang 章養開三上

5. 掌中珠 𐰽𐰺 𐰽𐰺 (胭脂) 的 𐰽𐰺 (脂) 字不見於西夏字書。同音「胭脂」寫作「𐰽𐰺 𐰽𐰺」。疑「𐰽𐰺」字即「𐰽𐰺」字之誤(或其異體)。

6. 𐰽𐰺 ·ian¹ 與 𐰽𐰺 ·ian² 只有聲調之不同，在舊版同音中兩字同見於喉音第五十九小類 (43 B7), 𐰽𐰺 tsje² 與 𐰽𐰺 tsje² 則聲、韻、調具同。

16.  $\begin{smallmatrix} ʒ \\ ɳ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ʒ \\ ɳ \end{smallmatrix}$  tʂɿu¹ (1. 2; VII 34) 猪(163), 蛛(173), 竹(136), 諸(322, 343),  
珠(126, 211), 殊(226), 主(275), 帚(265), 粥(332)

豬 。tjwo 知魚合三平

蛛            .tju            知虞合三平

竹      tjuk。 知屋合三入

諸 。tśjwo 章魚合三平

珠殊 。tśju 章虞合三平

主 °tśju 章慶合三上

帚 °tɕjəu 章有開三上

粥 tśjuk。章屋合三入

17. 𣎵 tsâ (1. 18; VII 153) 𣎵 (235, 236), 爪 (192), 𣎵 (233)

上二開產莊 <sup>o</sup>tɕan

爪 °tɕau 莊巧開二上

策 tɕau° 莊效開二去

以上所引四個西夏文字中，15, 16, 與 17 其反切上字可以系聯，至於 14 也與這一反切連鎖中的反切上字「𐵇」tsjɛ¹ 同音（但聲調不同）。下表中箭頭指向各字之反切上字，箭頭左右兩向則表示互為反切上字。

15. 緩  $t\dot{s}i\underset{\cdot}{o}^1 \rightarrow$  苳  $t\dot{s}i\underset{\cdot}{e}^1 \leftrightarrow$  16.  $\frac{2}{1}\frac{1}{1} t\dot{s}i\underset{\cdot}{u}^1$   
 14. 苳  $t\dot{s}i\underset{\cdot}{e}^2$   
 17. 苳  $t\dot{s}\hat{a}^1 \rightarrow$  苳  $t\dot{s}\hat{e}^1$

由反切系聯可知，西夏文字 14, 15, 16，與 17 聲母相同。我們從對音資料中已經獲知，這四個西夏文字所注音的漢字包括知 tʃ，照三 tʃʰ，及照二 tʃʰ 三類聲母，由此可見在當時的漢語方言中，這三個聲母已合成一類了。

### B. 次清與全濁

(次清指送氣的清塞音、清塞擦音及清擦音，全濁則指濁塞音、濁塞擦音及濁擦音)

從對音資料觀察，中古漢語的濁塞音與濁塞擦音，不分聲調，均變成送氣的清塞

音與清塞擦音。濁擦音則變成清擦音。就發音部位來說，舌上音已併入正齒音，其情形與全清音的變化相同。

- a. 並 (b>ph)，定 (d>th)，羣 (g>kh)，從 (dz>tsh)，邪 (z>s) 併入滂(ph)，透(th)，溪(kh)，清(tsh)，心(s)

\*ph- 滂(ph) 與並(b>ph)

18. 𦵑 phu<sup>1</sup> (1. 1; I 46) 鋪(255)，菩(362, 366)，蒲(142)，薄(145)，泊(122)，葡(151)，葡(146)

19. 𦵑 phu<sup>1</sup> (1. 1; I 46) [普](102)，[部](115)

普 °phuo 滂姥合一上

鋪 phuo° 滂暮合一去

菩蒲 。buo 並模合一平 (掌中珠 蒲桃)

部 °buo 並姥合一上

薄 bua° 並過合一去 (掌中珠 薄荷)

泊 bâk。 並鐸開一入

葡 同下 同下 (掌中珠 葫蘿蔔，漢蘿蔔)

葡 bak。 並德開一入 (掌中珠 蘿蔔)

18 與 19 爲西夏同音字，18不但用以注漢字滂母字，也用以注並母字，而且不分平、上、去、入。19則不但以漢字滂母字來注音，也用並母字來注音。由此可見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滂母與並母已完全不分。我們假設這是 b>ph 的變化，而不是其反向。

20. 𦵑 phê<sup>1</sup> (1. 9; I-3) 拍(326)，珀(126)，白(071, 073, 094)，帛(255)

拍珀 phək。 滂陌開二入 (掌中珠 琥珀)

白帛 bek。 並陌開二入

21. 𦵑 phan<sup>1</sup> (1. 24; I 120) 判(284, 292)，盤(233, 366)，[盤](366)

判 phuân° 滂換合一去

盤 。buân 並桓合一平

\*th- 透(th) 與定(d>th)

22. 𠵹  $tha^1$  (1. 17; III 28) 〔他〕(363), 〔達〕(205, 206)  
 他  $。thā$  透歌開一平  
 達  $dāt。$  定曷開一入
23. 𠵹  $thie^1$  (1. 42; III 98) 天 (033, 072, 074, 092, 206, 232, 322),  
 田 (132, 264, 284), 珣 (126), 甜 (334), 電 (092),  
 殿 (281), 〔田〕(216, 224)  
 天  $。thien$  透先開四平  
 田珣  $。dien$  定先開四平 (篇海類編 珣音田)  
 甜  $。diem$  定添開四平  
 電殿  $dien^o$  定霰開四去 (掌中珠 殿前司)
24. 𠵹  $thin^2$  (2. 33; III 17) 聽 (284, 293, 312), 鐵 (126, 336),  
 定 (215, 346), 蝶 (172)  
 聽  $。thieng$  透青開四平  
 鐵  $thiet。$  透屑開四入  
 定  $dieng^o$  定徑開四去  
 蝶  $diep。$  定帖開四入

22 的西夏字同時以漢字透母字與定母字注其音。23 的西夏字則同時用以注漢字透母字及定母字，而本身又以漢字定母字來注音。24 的西夏字同時用於注漢字透母字及定母字。這些例子顯示，漢語方言中定母與透母已合成一類，沒有語音上的區別了。

\*kh- 溪 (kh) 與羣 (g > kh)

25. 𠵹  $khi^2$  (2. 10; V 36) 起 (105), 器 (232, 265), 氣 (093, 193, 205),  
 其 (294), 〔其〕(333)  
 起  $^o khji$  溪止開三上  
 器  $khji^o$  溪至開三去  
 氣  $khjěi^o$  溪未開三去  
 其  $。gji$  羣之開三平

26. 𣎵 khin (1. 36; V 24) 罄 (211), 榮 (233), 茄 (146), 枷 (255),

〔慶〕 (156)

慶 khjəŋ<sup>o</sup> 溪映開三去

罄 khiəŋ<sup>o</sup> 溪徑開四去

榮 .gjeŋ 羣庚開三平

茄 .gja 羣戈開三平

枷=茄 同上 同上 (掌中珠 枷袋)

「枷」字不見於字書。廣韻「袞」字，古牙切 ka，聲母不合。按「枷」字在掌中珠與「袋」字連用，「枷袋」當是「茄袋」之異體。商務印書館國語辭典「茄袋」下註「置銀錢之袋，形如茄」。「枷」字當是由「茄」字改換部首得來，而與「袞」字無關。

上面 25 與 26 的西夏字均用於注漢字溪羣兩類聲母字。當中 25 是用漢字羣母字（「其」字）注音，而 26 則用漢字溪母字（「慶」字）注音。

27. 𣎵 khi<sup>1</sup> (1. 11; V 37) 豈 (353), 祇 (206)

豈 °khjei 溪尾開三上

祇 .gjiě 羣支開三平（重紐四等）

\*tsh- 清 (tsh) 與從 (dz > tsh)

28. 𣎵 tshje (2. 37; VI-45) 清 (316, 322), 情 (291), 前 (112, 281),

淨 (212), 〔青〕 (082)

清 .tshjäŋ 清清開三平

青 .tshiəŋ 清清開四平

情 .dzjäŋ 從清開三平

前 °dzien 從先開四平

淨 dzjäŋ<sup>o</sup> 從勁開三去


29. 𣎵 tshi (1. 30; VI 114) 七 (325, 351), 集 (345), 〔賊〕 (164)

七 tshjět. 清質開三入

集 dzjəp. 從緝開三入


賊 dzək。從德開一入

28 與 29 的西夏字都用於注漢字清從兩母字，其中 28 用漢字清母字（「青」字）注音，而 29 則用從母字（「賊」字）注音。

30.  tshjɛn<sup>1</sup> (1. 16; VI-98) 親 (202, 205, 344, 345)，盡 (201, 272, 286, 341, 345)

親 ˠtshjɛn 清真開三平

盡 ˠdzjɛn 從軫開三上

31.  tshjɛt<sup>1</sup> (1. 32; VI 143) [七] (215)，[疾] (284)，[賊] (211, 325)


七 tshjɛt。清質開三入

疾 dzjɛt。從質開三入

賊 dzək。從德開一入

30 爲西夏字注漢字音，31 爲漢字注西夏音。兩者均不分清從兩母，任意使用。

\*s- 心 (s) 與 邪 (z > s)

32.  si<sup>1</sup> (1. 11; VI 31) 西(113)，細(165, 332)，膝(191)，息(214)，析(314)，夕(095, 295, 346)，臍(191)

西 ˠsiei 心齊開四平

細 siei<sup>o</sup> 心霽開四去




膝 sjɛt。心質開三入

息 sjək。心職開三入

析 siek。心錫開四入

夕 zjäk。邪昔開三入

臍 ˠdziei 從齊開四平（例外）

這一組字中混進了一個從母字（「臍」字），顯得很奇怪。但仔細檢查掌中珠這一個字出現的地方(191)，發現相連的兩組詞「脖臍」與「腰膝」，其西夏字注音竟完全相同，都寫作「 ˠa<sup>1</sup>  si<sup>1</sup>」。這顯然是抄寫上的錯誤。西夏字「」si<sup>1</sup>所注的原來是漢字「膝」字的音，重複抄在「臍」字左邊，故這一個對音應予刪除。

33.  swi<sup>1</sup> (1. 11; VI-72) 髓(193)，歲(112)，隨(234)

髓 °sjwě 心紙合三上

歲 sjwäi° 心祭合三去

隨 °zjwě 邪支合三平

34. 𢆶 su² (2. 3; VI 49) 〔宿〕(353), 〔續〕(322)

宿 suk。 心屋合三入

續 zjwok。 邪燭合三入

35. 𣪠 sin¹ (1. 36; VI 2) 〔星〕(295), 〔斜〕(346)

星 °sieng 心青開四平

斜 °zja 邪麻開三平

32 與 33 之西夏字用於注漢字心邪兩類聲母字，而 34 與 35 則以漢字心邪兩母字注音。可見心邪兩母已不分，邪母已併入心母。

36. 𣪠 tshə¹ (1. 27; VI 75) 寺(206), 自(363, 371), 字(272), 此(275, 321, 322, 353, 356)

寺 zi° 邪未開三去

自 dzi° 從至開三去

字 dzi° 從未開三去

此 °tshjě 清紙開三上

「寺」字本爲邪母字，在這一組裏與從母字及清母字相混。中古漢語從邪兩母的分別，在現代漢語方言中也多有混亂的情形，尤其邪母字在現代方言裏讀爲塞擦音的爲數頗多（參見高本漢 1948: 399f.）。上面的例子顯示「寺」字在本文所討論的方言裏，不讀爲 s-，而讀爲 tsh-。

b. 徹 (tḥ > tṣh), 澄 (ḍ > tṣh), 穿二 (tṣh > tṣh), 牀二 (dʒ > tṣh) (部分), 穿三 (tṣh > tṣh) 合成一類

\*tṣh- 37. 𣪠 tṣhieu² (2. 40; VII 39) 丑 (096), 疇 (132), 醜 (356)

38. 𣪠 tṣhieu² (2. 40; VII 39) 〔抽〕(072), 〔醜〕(055)

抽 °tḥjəu 徹尤開三平

丑 °tḥjəu 徹有開三上

疇      ˩.d̥əu    澄尤開三平

醜      ˩.t̥sh̥əu    昌有開三上

西夏字 37 與 38 爲同音字。37 用以注漢字徹、澄、穿三母字，而 38 又以漢字徹、穿三母字來注音。

39. 𐰽𐰺 t̥sh̥ie (2. 9; VII 46)    癡(355)，持(311)，治(293)，滯(291, 353)，  
齒 (152, 183, 346)，尺 (244)，〔赤〕 (133, 146, 154, 273, 283)

40. 𐰽𐰻 t̥sh̥ie (1. 10; VII 45)    赤 (226)，〔直〕 (192)

癡      ˩.th̥i    徹之開三平

持      ˩.d̥i    澄之開三平

治      d̥i˩˦    澄志開三去

滯      d̥j̥ai˩˦    澄祭開三去

直      d̥j̥ək̥˩˦    澄職開三入

齒      ˩.t̥sh̥i    昌止開三上

尺赤      t̥sh̥j̥äk̥˩˦    昌昔開三入

39 與 40 爲不同調之同音字<sup>7</sup>。把這兩個字的對音合併起來看，他們用於注漢字徹、澄、穿三母，而又以漢字澄、穿三母字來注其本身之音。把 37、38、39、40 合起來看，以西夏字注漢字音，固然不分徹、澄、穿三母，而反過來以漢字注西夏字，也仍然不加分別。這個事實顯示，漢語這三個聲母在十二世紀末西北方言已經合併爲一音了。再看下面三個例子。

41. 𐰽𐰾 t̥sh̥ô (1. 50; VII 9)    幢 (211)，濁 (115)，窗 (232)，瘡 (194)，  
床 (235, 242)，狀 (302, 321)

幢      ˩.d̥ang    澄江開二平

濁      d̥ak̥˩˦    澄覺開二入

窗      ˩.t̥sh̥ang̊    初江開二平

瘡      ˩.t̥sh̥jang̊    初陽開三平

7. 在舊版同音裏，39 與 40 雖分屬於相隣的兩個小類（正齒音，小類 37 與 38），可是與文海比較，即可知 37 與 38 兩個小類乃是同類（在文海37小類的兩個字「𐰽𐰺」與「𐰽𐰻」與 38 小類的「𐰽𐰺」與「𐰽𐰻」是同一個反切），中間之小圈爲誤加。

- 床      ˩.dʒ.jang 崇陽開三平  
 狀      dʒ.jang° 崇漾開三去
42. 𣎵 tshâ¹ (1. 18; VII 44) 茶 (235), 叉 (265), 差 (304), 炒 (155)
- 茶      ˩.da 澄麻開二平  
 叉      ˩.tsha 初麻開二平  
 差      ˩.tshjě 初支開三平 (掌中珠參差)  
 炒      °tshau 初巧開二上
43. 𣎵 tshjü¹ (1. 59; VII-54) 廚(221), 柱(223), 住(291), 筯(233),  
 鋤 (266), 助 (322), 樞 (276), 杵 (213), 處 (343)
- 廚      ˩.dju 澄虞合三平  
 柱      °dju 澄麌合三上  
 住      dju° 澄遇合三去  
 筯      d.jwo° 澄御合三去  
 鋤      ˩.dʒ.jwo 崇魚合三平  
 助      dʒ.jwo° 崇御合三去  
 樞      ˩.tshju 昌虞合三平  
 杵      °tshjwo 昌語合三上  
 處      tshjwo° 昌御合三去

41, 42, 43 三個西夏字屬於同一個反切(上字)連鎖, 因此聲母相同。

41. 𣎵 tshô¹ → 𣎵 tshê¹ → 43 𣎵 tshjü¹  
 42. 𣎵 tshâ¹ ↗

(參見 Sofronov, 1968: II-89。但該處 𣎵 誤作 𣎵。)

用上面這一聲母字所注音的漢字, 從上面所列之表看, 包括了漢語的澄、穿二、牀二、穿三等聲母, 可見這些聲母在漢語中已變成一類, 而因為注漢字音的西夏字屬於正齒音類, 故推測當時的漢語聲母為 \*tsh 音。

- c. 牀二(dʒ>ś)(部分), 穿二(ʃ>ś), 牀三(dʒ>ś), 穿三(ś>ś), 禪(ʒ>ś)  
 合成一類。

- \*ś-44. 𦉰 śiə (1. 86; VII-78) 實 (304), 失 (294, 352), 室 (056, 343),  
十 (102, 115, 351, 362, 363)

實 dzjět. 船質開三入

失室 śjět. 書質開三入

十 žjəp. 禪緝開三入

45. 緣 śie<sup>1</sup> (1. 10; VII 4) 食 (331), 世 (273), 植 (224), 石 (132,  
136, 143, 223)

食 dzjək. 船職開三入

世 śjai° 書祭開三去

植 žjək. 禪職開三入

石 žjäk. 禪昔開三入

46. 𦉰 śên<sup>1</sup> (1. 16; VII 64) 申 (101), 身 (193, 196, 273, 313), 深 (124),  
審 (283), 神 (061, 206), 繩 (246), 辰 (101), 腎 (186)

神 dzjěn 船眞開三平

繩 dzjəng 船蒸開三平

申身 śjěn 書眞開三平

深 śjəm 書侵開三平

審 °śjəm 書寢開三上

辰 žjěn 禪眞開三平

腎 °žjěn 禪軫開三上

47. 𦉰 śê<sup>1</sup> (1. 9; VII 141) 梳 (254), 蔬 (144), 數 (211), 書 (276),  
鼠 (164), 庶 (293), 樹 (236)

梳蔬 śjwo 生魚合三平

數 śju° 生遇合三去

書 śjwo 書魚合三平

鼠 °śjwo 書語合三上

庶 śjwo° 書御合三去

樹            ʒju°      禪遇合三去

48. 𣎵 ŝâ¹ (1. 28; VII 22)      柿 (143) , 事 (304) , 獅 (072, 161) ,  
史 (281) , 示 (366) , 匙 (232) , 時 (095) , 恃 (296)

柿            °dzĩ      崇止開三上

事            dzĩ°      崇去開三去

獅            ˙.ʃi      生脂開三平

史            °ʃĩ      生止開三上

示            dʒi°      船至開三去

匙            ˙.ʒjě      禪支開三平

時            ˙.ʒi      禪之開三平

恃            °ʒi      禪止開三上

44, 45, 46 與 47 的西夏字都以「𣎵」ŝiu¹ 爲反切上字，而 48 則以 47 爲反切上字，可見這些西夏字聲母都是一類的。其所注漢字包括牀二、審二、牀三、審三及禪等五類聲母，由此推測這五類聲母在當時的漢語方言裏已合併爲一類了。再看以漢字注西夏字部分：

49. 𣎵 ŝâ¹ (1. 28; VII 22)      [史] (254)

史            °ʃĩ      生止開三上

50. 𣎵 ŝiə¹ (1. 29; VII 103)      [使] (341)

使            °ʃĩ      生止開三上

51. 𣎵 ŝwê¹ (1. 9; VII-57)      [率] (143)

率            ʃwi°      生至合三去

52. 𣎵 ŝiwe¹ (1. 10; VII 86)      [垂] (346)

垂            ˙.ʒjwě      禪支合三平

53. 𣎵 ŝiwo¹ (1. 48; VII 43)      [常] (355)

常            ˙.ʒjang      禪陽開三平

以上五個西夏字，其反切上字與 44 至 48 的西夏字可以系聯，因此聲母必是同類的。以漢字注這些字的音，用的是審二 ʃ- 及禪 ʒ- 母字。由此看來，掌中珠的漢

語方言不但已不分清濁，也已不分照系二三等了。

### C. 次濁（鼻音）

#### a. 明（ $m > m/mb$ ），泥（ $n > n/nd$ ），疑（ $\eta > \eta/\eta g$ ）三母的分化

從夏藏對音我們可以看出西夏有  $m-$ ,  $n-$ ,  $\eta-$  及  $b-$ ,  $d-$ ,  $g-$  兩組聲母<sup>8</sup>。這兩組聲母在掌中珠裏都與漢語次濁聲母明、泥、疑對應。藏夏漢三者之對音關係如下表：

藏	夏	漢
'bh-, 'b-, dbh- ———	b	明母
m-, dm- ———	m	
ld-, 'd-, dh-, 'dh- ———	d	泥母
n-, gn- ———	n	
bg-, 'g-, dg- ———	g	疑母
\eta-, d\eta-, r\eta-, b\eta-, br\eta- —	\eta	

在掌中珠裏，以漢字注西夏字音部分，爲了要分別西夏這兩組不同的聲母，便在漢字左旁加了「口」形符號，或在漢字右下方加注「輕」「重」字樣。在這裏想要探討的問題是：在掌中珠的漢語方言裏，明、泥、疑三母究竟是讀爲  $m-$ ,  $n-$ ,  $\eta-$ ，還是讀爲  $mb-$ ,  $nd-$ ,  $\eta g-$ ，或者是一部分讀爲  $m-$ ,  $n-$ ,  $\eta-$ ，另一部分讀爲  $mb-$ ,  $nd-$ ,  $\eta g-$ 。如果是最後一種情形，其分化的條件又如何？

首先可以確定的是漢語鼻音聲母確有分化的情形。因爲如果沒有分化，明、泥、疑各只有一種讀音，則西夏字注漢字部分，所用於注漢語明、泥、疑三母的西夏字應全部屬於一類，不是  $m-$ ,  $n-$ ,  $\eta-$  便是  $b-$ ,  $d-$ ,  $g-$ 。但究其實際，卻是兩類混用。這種情形顯示漢語的鼻聲母已發生了分化。

爲了明瞭兩組聲母分配的情形，我把掌中珠裏漢語鼻聲母字連同其西夏對音全部抽出，查其反切上字，核對 Sofronov 之反切連鎖，依各連鎖之西藏對音分別鼻音及濁塞音兩組。至於沒有反切資料的西夏字，如果有個別的西藏對音，也收集在一起，附

8. 西田龍雄 (1964) 及 Sofronov (1968) 把後一組擬爲  $mb-$ ,  $nd-$ ,  $\eta g-$ ，而 Sofronov 則更進一步認爲，在十二世紀末西夏  $\eta g-$  已變成  $\eta-$ （他寫作  $ng-$ ）（參見 Sofronov 1968: I, 103）。我在「Voiced Obstruents in the Tangut Language」一文裏主張這一組應擬爲  $b-$ ,  $d-$ ,  $g-$ （參見本期 pp. 1-16）。

在所屬各聲母之末，自成一類，以便於觀察哪些漢字有 m-, n-, ŋ- 聲母，哪些有 mb-, nd-, ng- 聲母。有些西夏字，既無反切資料，又無西藏對音，這些西夏字的擬音顯然是完全根據漢字對音而來，用這些擬音材料來研究漢語聲韻，便是本文開頭所說的循環論證，這是我設法要避免的。（即使有反切資料，如果屬於同一反切連鎖的字，沒有一個西藏對音，其擬音也是完全根據漢語對音而來，所以照樣無法利用）。以下是鼻音與濁塞音分配的情形。表中符號 I, III, V 分別表示重唇音，舌頭音，牙音，其後面圓括弧內的數字是 Sofronov 的反切連鎖。西夏字全部省去，各連鎖內重複的漢字也刪除。〔 〕表示漢字注西夏音。不加〔 〕號者表示西夏字注漢字音。

\*m- I (9) 昂，卯，猫，犖，毛，帽，寶，綿，旻，民，門，蒙，梅

〔沒輕〕，〔麻〕，〔名〕，〔°麻〕，〔。沒〕，〔沒〕，〔梅〕，  
〔。每〕，〔味〕

(10) 〔名〕，〔。沒〕，〔沒〕

(11) 〔名〕，〔命〕

(12) 〔麻〕，〔摩輕〕，〔莽輕〕，〔磨輕〕，〔。沒〕，〔沒〕

其他：明，麵，面，冕，名，蔓，饅，命，皿，麼，磨

〔名〕，〔醕〕，〔末輕〕，〔莽〕，〔麼〕，〔磨〕，〔沒輕〕，  
〔夢〕，〔沒〕

\*mb- I (12a)<sup>9</sup> 墓，母，木，莫，麥，脉，末，牡，鶯，目，毛，墨，牧，謀

〔沒〕，〔藐〕，〔味〕（=□末？），〔麥〕，〔。暮〕，〔謀〕，  
〔貌〕，〔墨〕，〔□命〕，〔迷〕，〔覓〕，〔暮〕

(13) 〔末〕，〔魔〕，〔抹〕，〔。末〕，〔謀〕，〔沐〕，〔墨〕

其他：〔麥〕，〔□命〕，秣，米，眉，密，迷，床？，蜜，〔沒〕，馬，  
瑪，麻，鬻

雖然分化的條件並不十分清楚，而且有少數重見於 m-, b- 兩類的字（如「毛」「麻」等）。但大致說來，陽聲韻聲母保持 m-，入聲韻的聲母變為 mb-。至於陰聲韻則兩者兼有。單高元音多作 mb-，複元音則多作 m-。輔助符號之用法：漢字左旁加

9. Sofronov (1988: II, 67) 在反切連鎖 (12) 與 (13) 之間漏了一個號碼，茲以 12a 補此遺漏。

「口」號表示 mb-，左下方加小圈表示該字所注西夏字爲平聲韻，小圈加在左上方則表示該字所注西夏字爲上聲字（絕大多數如此，只有幾個例外），這點似乎與該字之讀 m- 或 mb- 無關，但絕大多數左下方加小圈的「沒」字都讀 m- 音，也是不能忽視的事實。最後一點：字右下方注「輕」字，表示讀鼻音，加「重」字（見以下〔能重〕則表示讀濁塞音。這種方式的注音，反映掌中珠的作者把〔m-, n-, ŋ-〕與〔mb-, nd-, ŋg-〕的區別當作「輕」、「重」之不同把握。以現代的觀點來看，這兩組音是同一個音位 /m-, n-, ŋ-/ 的兩種分音 (allophones)。兩組同用明、泥、疑母表示，類似音位標記。而以「輕」、「重」、「平」、「入」爲語音環境，也不失爲可行的辦法。至於重複兩現的字，如果視爲無定分音 (free variations)，上面有關對音的種種疑難，便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

\*n- III (8) 〔那〕，南，男，〔能〕，〔捺〕，〔你足〕，〔泥六〕

(9) 〔。能〕，〔能〕，〔那〕，囊

(10) 〔捺〕，〔你〕

(11) 〔能〕，〔那〕

(13) 〔。寧〕，〔你〕，〔。你〕

(14) 〔那〕，〔你合〕，〔寧合〕，〔能合〕

(15) 〔乃〕

(16) 〔你〕，〔能合〕，〔寧〕

其他：〔你〕，〔能。〕，〔寧〕，〔那〕，年，念

\*nd- (3) 〔能重〕，〔涅槃〕，〔□能〕，〔涅槃〕

(17) 煖，〔寧〕，〔涅槃〕，〔泥六〕，〔那〕，〔諾〕，〔□能〕，〔奴〕

(18) 〔□惡〕，〔涅槃〕，〔溺〕，〔納〕，〔那〕

其他：〔。涅槃〕，〔□捺〕，〔涅槃〕，〔寧〕，〔泥浪〕，〔泥骨〕

\*l- 農（露，鹿，爐，碌，祿，籠）音 lu<sup>2</sup>(2. 1; IX 45)

糯（羅，蘿，駱，騾，珞，螺，樂，饌，狼，廊）音

lo<sup>1</sup> (1. 49; IX 21)（關於 \*l- 音，請參看下文 p. 75）

上面的例子，陽聲韻也大致作 n-（如「南」，「男」，「能」，「囊」，「年」，

「念」等字），入聲韻也都作 nd-（如「湮」，「諾」，「溺」，「納」等字）。「能」字右下方注「重」，讀爲 nd-，已見上述。「能」與「捺」兩字，本讀 n- 音，字左旁加「口」號，作 nd- 音，與「命」 m- 加「口」號成「口命」 mb-，情形相同。上面有兩字合成的，如「你足」、「泥六」等，是反切注音。「那」字與「寧」字重見於兩類。「你」字一致讀爲 ni，而「湮」字卻一致讀爲 ndi。如果這兩個字在元音方面沒有區別，則已形成「最小對比」(minimal pair) 了。「農」與「糯」轉入來母，讀爲 l-（條件不明）。也許這種情形不太少，泥母大量轉入來母，才不得已而起用反切，以代表 n- 與 d- 音。但這只是猜測，在掌中珠裏泥母讀來，只有這兩個證據。

\*ŋ- V(14) 〔我〕，〔魚骨〕，〔<sub>。我</sub>〕，〔魚各〕，〔唄〕 (‘uət, ‘wăt)

(20) 〔宜則〕，〔乙〕 (·jět)，〔我〕，〔魚骨〕

其他：我，〔我〕，〔遏經〕 (‘ât)，〔瓦〕，〔魚骨〕，〔兀〕 (ŋuət)

\*ng- (15) 銀，硯，言，驗，〔彥〕，鵝，玉，〔玉〕，獄，牛，蟻，義，藝，  
魚，愚，御，於，雨，額，梔

(16) 〔宜刮〕，〔萼〕，〔危〕，〔餓〕，〔我〕，〔遏〕，〔迎〕，  
〔峨〕，〔玉〕，〔<sub>。玉</sub>〕，〔宜〕

(18) 〔迎〕，〔<sup>°</sup>迎〕

其他：危，峗，〔<sup>°</sup>危〕，業，〔宜〕，〔義〕，〔迎〕，〔悟〕，〔口<sub>。乞</sub>〕  
(乞 ŋjət)

疑母字的情形似乎相當複雜，從表面觀察，容易以爲疑母與影母及喻三（如“雨”字）發生重新組合 (restructuring) 現象。

例如〔ŋ-〕音字，裏邊竟混進了三個影母字（唄，乙、遏），元本屬於疑母的只有「我」、「瓦」及「兀」三字，而其餘則都以反切方法注西夏〔ŋ〕音。至於〔g-〕音字，則不但有疑母字，還有影母（於）及喻三（雨）的字。

可是從整體來觀察掌中珠的漢語方言，影母字的喉塞音已經消失，而疑母字合口一等也丟了聲母（參看下文4b）。混亂之發生，可能是由於這些丟掉其原來聲母的字，在實際發音的時候，產生了一個非音位性的〔ŋ-〕或〔ʁ-〕音，因而被用於注西夏語

有音位性的 /ŋ-/、/ɣ-/，甚至 /g-/ 音（以 ɣ 注 g 音）。

上面所舉屬於西夏牙音反切連鎖(15)的字，其漢字對音有疑母合口三等的「魚、愚、御」三字，影母合口三等的「於」字，及喻三合口的「雨」字，這些字都是當時漢語方音的「零聲母」字（參看以下 4d），由於在實際發音時產生了非音位性的 [ɣ] 音，而被用於注西夏 gɿu 音的字（即 𐵄 1.7; V-156）。

西夏語牙音字有兩個反切連鎖（17 及 20）由於沒有藏語對音，無法決定其爲 ɲ- 音或 g- 音。屬於這兩個反切連鎖的西夏字，其漢字對音如下：

- (17) 𐵄，樂（音樂之意），𐵄，眼，芽，鴈，鴨，牙，〔°牙〕，愛，𐵄，  
五，櫻，矮，勒，〔硬〕

- (19) 𐵄，〔宜〕，〔。悟〕，〔悟〕

從鼻聲母變化的一般趨勢看，入聲韻都與濁塞音聲母結合，(17) 的樂 ɲāk 及 (19) 的𐵄 ɲāk 都是入聲字，其聲母當是 ɲg- 音，(19) 的𐵄，宜，悟都見於上面 ɲg- 音下，(17) 的𐵄字也見於上面 ɲg- 音 (15) 下。如此看來，反切連鎖 (17) 及 (19) 雖然沒有藏語對音，從我們漢字音的研究可以確定兩者都是注西夏 g- 音，Sofronov 無法決定這兩個連鎖的西夏音，而把西夏 /ɲ-/ 與 /g-/ 兩個音位全部寫成 ɲg-，認爲在十二世紀末兩者都已合併成 ɲ- 音，但依我看來這是沒有什麼證據的。

如果反切連鎖 15, 16, 17, 18, 19 都是 ɲg- 音，而只有反切連鎖 14 與 20 才是 ɲ- 音，在分配上而言，已是有偏倚之勢了，而事實還不止於此。屬於 ɲ- 音兩個反切連鎖的西夏字，再加上沒有反切資料而有藏語對音 ɲ- 的西夏字，其漢字對音總共才只有三個是疑母字：即「我」、「瓦」及「兀」（其餘則爲影母字及反切注音），而其中「瓦」及「兀」爲合口字，如下文 (4b) 所示，在當時的漢語方言，疑母合口字都已丟失了聲母，其所以讀 ɲ- 音，乃是由於產生了非音位性的 ɲ-，其情形與影母字產生非音位性的 ɲ- 音相同。如此看來，疑母字而可以認爲是保持原來 ɲ- 音的，只剩下「我」一字，這一個字重見於 ɲg- 音下反切連鎖 (16)。

「我」字保持 ɲ- 聲母與上面曾提過的「你」字保持 n- 聲母，都是例外情形。這兩個字都是人稱代名詞，如果作例外的演變也是可以了解的。

問題是：明母與泥母都分別有 [m], [mb] 及 [n], [nd] 兩種分音，何以疑母只

有〔ŋg〕音，而竟無〔ŋ〕音，是否在上面引用資料及討論過程中發生了錯誤？

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所用的材料是漢藏對音，與本文所用的材料可以說互不關連。但其結果與本文有頗多吻合的地方。試引其中千字文明、泥、疑三母之漢藏對音如下：

明 'b 磨 'ba，摩 'ba，寐 'bi，茂 'bu，門 'bun，蜜 'bir，滅 'byar，

漠 'bag，邈 'byag，陸 'bug，牧 'bug，默 'bug，目 'bug

m 銘 me，邛 mo，眠 myan，勉 myan，面 myan，綿 myen，

明 meñ，盟 meñ，孟 meñ

泥 'd 納 'dab，內 'dei

n 曩 no，寧 ne，南 nam，農 non

疑 'g 雅 'ga，疑 'gi，儀 'gi，義 'gi，梧 'gu，寓 'gu，御 'gu，藝 'ge'i

外 'gu...，巖 'gam，銀 'gīn，雁 'gan，翫 'gwan，嶽 'gag

明、泥兩母都各有兩個分音 'b, m 及 'd, n，而疑母只有一個 'g 音，其情形與掌中珠漢語方言無異。

#### b 娘 (ń>ń/ńdz) 母的分化

掌中珠裏關於娘母字的西夏對音，如果查核這些西夏字在同音裏的歸類並核對其在文海裏的反切，呈現出來的是相當程度的混亂。我們必須從這些混亂的情形中研判當時漢語娘母字的讀音。

首先從簡單明白的例子開始：

54. 𐰽𐰺 tsân<sup>2</sup> (2. 23; VII 33) [拏] (083)

55. 𐰽𐰺 (= 𐰽𐰺) tsân<sup>2</sup> (2. 23; VII 33) [拏] (206)，[尼盞] (362)

54 與 55 是同音字，屬正齒音類。以漢字注音都用了娘母字的拏 na。但是 55 在掌中珠另外又以「尼盞」(ńi tṣǎn) 注音，這一類型的注音通常是用以注西夏 dz- 音(即西田及 Sofronov 擬測為 ndz- 的音)。「拏」與「尼盞」既然用於注同一個西夏文字，則此兩者讀音一定相近，這是「拏」字已由 ńa 音變成 ńdza 音之證。

54 與 55 的西夏字是上聲字，沒有反切資料，在同音一書裏又不與平聲字「同

居」，也無西藏對音，Sofronov 的擬測是有問題的。

56. 紉 ndžieu<sup>1</sup> (1. 45; VII 77) 紐 (246), [尼周] (191, 246)  
 57. 𪛗 ndžiu<sup>1</sup> (1. 2; VII 69) [𪛗] (303), 西藏對音 g-juh, g-ju  
 58. 𪛗 ndžâ (1. 81; VII-37) [𪛗] (334)  
 59. 𪛗 ndžâ (1. 18; VII 99) [𪛗] (142, 151)  
 60. 𪛗 ndžâ (1. 18; VII 99) [𪛗] (155)

56 到 60 的西夏字其反切上字都可以系聯，所以聲母是同類的。56 用於注漢字「紐」字之音，而反過來又以漢字「尼周」注其音。「紐」ńjəu 是娘母字，而「周」tsjəu 則爲照三字，這是娘母讀 ńdz- 之又一明證。

57 以漢字「𪛗」ńjuk 注音，另外又有夏藏對音 g-juh，及 g-ju。這是最清楚的情形。漢字「𪛗」的聲母是 ńdz- 而其所注音的西夏字則只是 dz-。至於「𪛗」字讀音已見上述，茲不多贅。

61. 𪛗 ndžjə (1. 30; VI 140)<sup>10</sup> [°擰] (371), 藏對音 g-jeh, jeh  
 62. 𪛗 ndžju (2. 2; VII 146) [女] (086, 166, 324)

61 與 62 反切上字可以系聯 (Sofronov 反切連鎖正齒音 14)。61 又有西藏對音 g-jeh 及 jeh，故西夏音應該是 dz- (Sofronov ndž-)。漢字「擰」不見於 Grammata Serica Recensa。Analytic Dictionary 雖有此字而無中古音擬音。廣韻、集韻也都無此字。諸橋大漢和辭典引字彙補作泥耕切，耕韻爲二等韻，「擰」字聲母當屬娘母 (若中古漢語有此字，當讀爲 .ńeng) 與「女」ńiwo 字聲母相同。在掌中珠裏，「擰」、「女」兩字聲母都讀爲 ńdz- 音，由藏夏、夏漢對音可以確認。61 與 62 的西夏字都在正齒音類。注此兩字讀音的漢字，其發音部位也當與此相同。

娘母字，另外有一些字，不讀爲 ńdz-，而讀爲 ń-。

63. 𪛗 njon (2. 48; IV 3) [娘] (194, 296, 361)

夏藏對音 ńo, ńoh (Sofronov 1968: II, 36)

10. 擬音應改爲 ndžei (2. 31; VII?)。文海雜類 𪛗 之反切爲 𪛗 ndži 𪛗 séi<sup>1</sup> 切，所以應該是 ndžei (依照 Sofronov 自己的系統)。反切下注明「結」(上)。𪛗 séi 是平聲三十四韻，與其相配的上聲韻爲上聲三十一韻。掌中珠注音 [°擰]。圓圈在左上角，正表示上聲。Sofronov 的注音及分韻雖然錯誤，但他在韻表中却是把此字正確置於上聲三十一韻。

這也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例子。63 西夏字屬於舌上音，與娘母歸類相同。夏藏對音作  $\acute{n}o, \acute{n}oh$ ，也是以藏文顎音 (palatals) 注音。

64. 𐵓𐵔  $n_{\lambda}uo$  (1. 57; III 155) [娘] (294)

65. 𐵓𐵔  $n_{\lambda}uo$  (1. 57; III 155) [娘] (264, 345, 355), 西藏對音,  $gnoh, no, \acute{n}o$

64 與 65 是同音字，在西夏字書同音裏收在舌頭音類，但藏文對音卻有舌尖鼻音  $n$ ，及舌面鼻音  $\acute{n}$  兩種注音。

66. 𐵓𐵔  $n_{\lambda}wo$  (2. 44; III 100) [°娘] (364)，藏對音  $bnō$

67. 𐵓𐵔  $n_{\lambda}$  (1. 75; III-81) [娘] (366)，藏對音  $rna, rno$

這兩個例子中西夏文與藏文都是舌尖鼻音  $n-$ ，而漢語卻是舌面鼻音。相反的情形是：

68. 𐵓𐵔  $n_{\lambda}$  (1. 29; IV-1) [能] (246)

西夏語是舌上音類 (第IV類) 而漢語則為舌頭音類。這種發音部位的混亂只發生在鼻音聲母。其他如塞音，塞擦音及擦音則無此現象。最後一個例子是本節開頭所說的最混亂的情形：

69. 𐵓𐵔  $n_{\lambda i}$  (1. 41; IV-2) [寧]，藏對音  $h_{\lambda}ne$

70. 𐵓𐵔  $n_{\lambda}o$  (1. 95; III 185) 娘 (202)，孃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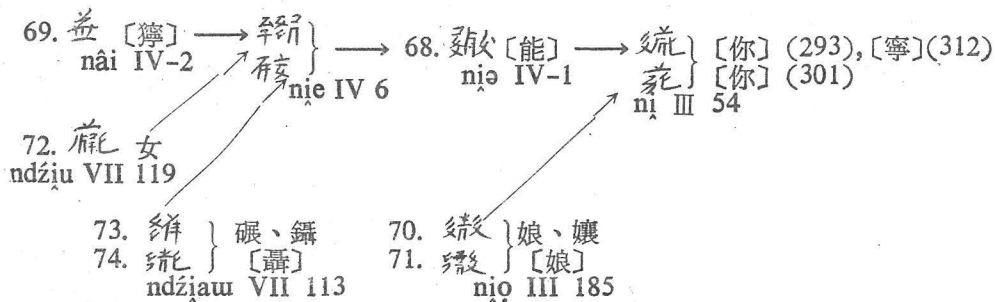
71. 𐵓𐵔  $n_{\lambda}o$  (1. 95; III 185) [娘] (102)

72. 𐵓𐵔 女  $nd_{\lambda}ju$  (2. 6; VII 119) 女 (055, 072, 203, 204, 342, 343, 345)

73. 𐵓𐵔  $nd_{\lambda}jau$  (2. 21; VII 113) 碾 (271)，鐮 (225)

74. 𐵓𐵔  $nd_{\lambda}jau$  (2. 21; VII 113) [聶] (155)

68 到 74 的反切上字可以系聯，其情形如下表。箭頭指向各字之反切上字。} 號表示同音字。



上表把 68 到 74 的西夏字藉反切上字系聯起來。這些西夏字，其反切上字可以系聯，聲母應該是同類，可是西夏字書同音卻把 68, 69 放在舌上音類（第Ⅳ類），把 70, 71 放在舌頭音類（第Ⅲ類），而把 72, 73, 74 放在正齒音類（第Ⅶ類）裏。聲母的大類別不同，而其反切上字卻可以系聯！

如果文海的反切正確，則同音的分類便不正確。如果同音的分類正確，則文海的反切便不正確。Sofronov 把正齒音類的字（72, 73, 74）擬爲 ndž- 音，是依據同音的分類，可是把舌上音擬爲 nài（如 69）及 nja（如 68）卻是依據文海的反切。

依筆者的看法：西夏語當有 ṇ 音，與正齒音的 tś, tśh, dž, ś, ź 併列。同音的作者所以把 ṇ 音抽出，放在第Ⅳ類的舌上音裏，正如他把 ź- 音抽出，放在第Ⅶ類半舌半齒音裏是一樣，是受了他所了解的漢語聲韻學的影響。西夏人所了解的正齒音是：

照	穿	牀	審	禪
tś	tśh	tśh	ś	ś

而其中並無鼻音字。西夏語的 ṇ 音相當於漢語娘母，故比照娘母，把 ṇ- 音字放在舌上音裏。舌上音在同音裏總共才不過二十字（根據同音初版），主要原因是西夏語本無舌上音一類，只不過把與正齒音同其發音部位的鼻音移過來，單獨成立一個音類，故其性質自與重唇音類，舌頭音類等完全不同。而且更由於 n 與 ṇ 音容易混淆（從上面 64 至 68 的藏夏漢對音亦可看出），有許多本屬於 ṇ 音的字，被誤放在 n 音中去（即第Ⅲ類舌頭音內）。了解這一點，我們便有正當理由，把 68 到 71 的西夏字歸爲一類，認爲具有聲母 ṇ- 音。

接着要解決的問題是：西夏語的 ṇ-（68 到 71）與 dž-（72 到 74）其音質相差頗遠，何以其反切上字竟能系聯？

檢查前面所列的反切系聯表，馬上可以發現，72, 73, 74 均以𐵄 nje¹ 爲反切上字，所以我們推測，此字的讀音可能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字不見於掌中珠。在夏譯儒家經典及佛經裏，此字用於音譯仲尼及「陀羅尼」的「尼」字。漢語「陀羅尼」雖然譯自梵文 Dhāraṇi，但是西夏「𐵄 thon¹ 𐵄 lo¹ 𐵄 nje¹」卻是由漢語間接轉譯過去，所以與梵文原來讀音已無直接關係。「尼」是娘母字，如果假設「尼」字在當時漢語方言有 ṇ- 及 ndž- 二讀，而西夏字

「𠵹」也因其經常作漢語「尼」字之對音而有與漢語類似的兩種讀音，則關於不同聲母而反切上字可以系聯的疑難，便算是找到了答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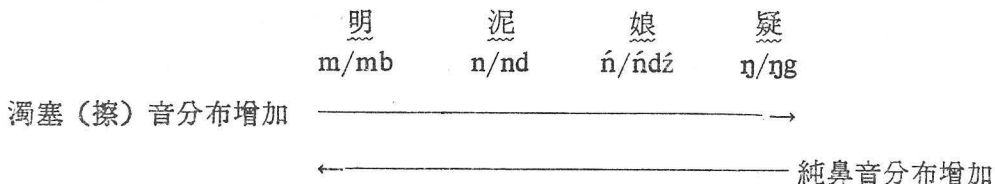
把本節中討論過的娘母字總結起來， $\acute{n}-$  與  $\acute{n}d\acute{z}-$  分配的情形如下：

$\acute{n}-$  娘、孃、寧、尼

$\acute{n}d\acute{z}-$  拏、紐、𪔐、女、鐸、聶、擣、碾、尼

「尼」字兩讀。入聲字（聶與鐸）讀  $\acute{n}d\acute{z}-$ ，而陽聲字則有讀為  $\acute{n}-$  的，也有讀為  $\acute{n}d\acute{z}-$  的。

把四個次濁聲母加以比較，可以發現其濁塞音成分是依其發音部位由內至外逐漸遞減。反過來說，純鼻音聲母則由外至內遞減。



## 2. 輕唇音與喉音

### a. 非、敷、奉合成一類 (\*f)

\*f 75. 𠵹 xwên<sup>1</sup> (1, 16; II-20) 風 (075, 105), 分 (301, 303, 314), 粉 (255)  
蜂 (173), 縫 (244), 奉 (341), 鳳 (165)

<u>非</u>	風	。pjung	非東合三平
	分	。pjuən	非文合三平
	粉	°pjuən	非吻合三上
<u>敷</u>	蜂	。phjwong	敷鍾合三平
<u>奉</u>	縫	。bjwong	奉鍾合三平
	奉	°bjwong	奉鍾合三上
	鳳	bjung°	奉送合三去

76. 𠵹 xiwe<sup>1</sup> (1. 10; II-14) 飛 (165), 肺 (186), 揮 (286, 301, 311),  
微 (281), 毀 (313), [携] (096)

<u>非</u>	飛	。pjwei	非微合三平
----------	---	--------	-------

- 敷 肺 phjwpi° 敷廢合三去  
曉 揮微 °xjwei 曉微合三平  
毀 °xjwě 曉紙合三上 (重紐三等)  
匣 携(攜) °ɣiwei 匣齊合四平
77. 修 xwân (1. 25; VIII-55) 髮 (184), 幡 (211), 煩 (354), 凡 (351)  
 鏹 (253), 患 (193)
- 非 髮 pjwpt。 非月合三入  
敷 幡 °phjwon 敷元合三平  
奉 煩 °bjwen 奉元合三平  
凡 °bjwem 奉凡合三平  
匣 鏹 °ɣwan 匣刪合二平  
患 ɣwan° 匣諫合二去
78. 香 xion (1. 56; VIII-102) 方 (346), 房 (344), 胸 (185, 336),  
 香 (144, 213, 214), 向 (361)
- 非 方 °pjwang 非陽合三平  
奉 房 °bjwang 奉陽合三平  
曉 胸 °xjwong 曉鍾合三平  
香 °xjang 曉陽開三平  
向 xjang° 曉漾開三去
79. 斧 xu (1. 1; VIII 67) 斧 (225), 富 (322, 355), 福 (095), 腹 (191)  
 父 (202, 313), 服 (243), 伏 (321), 縛 (354), 楸 (221, 222)
- 非 斧 °pju 非慶合三上  
富 pjəu° 非宥開三去  
福腹 pjuk。 非屋合三入  
奉 父 °bjju 奉慶合三上  
服伏楸 bjuk。 奉屋合三入  
縛 bjwak。 奉藥合三入

從上面的漢夏對音資料觀察，以西夏字注漢字音時（上面都是西夏字注漢字音，只有 76 的「携」是例外），完全不分漢語非、敷、奉、曉、匣五母，而用於注漢語這五母的西夏字，有時是西夏輕唇音類的字（如 75 與 76），有時則爲西夏喉音類的字（如 77, 78, 79）。

從同一個西夏字所注的漢字涉及輕唇音（非、敷、奉）與喉音（曉、匣）是否可以判斷，當時的漢語f-與x-不分呢？這是證據不夠的。我們還必須查證，究竟是由於漢語不分，或是由於西夏語不能分。

如果是漢語不分 f- 與 x-，則不但以西夏字注漢字音時兩類會混合，即在以漢字注西夏音時，兩類也將無法分開。例如注一個西夏 x- 聲母的字，固然可用漢語曉、匣 (\*x-) 兩母字，而用非、敷、奉 (\*x- < \*f-) 三母字也無不可。因爲這兩類在漢語已合成一類了。可是檢查掌中珠漢字注西夏字音部分，除了一個「縛」字（縛字加口號）外，卻看不到非、敷、奉母的字。這是明白顯示，漢語非、敷、奉三母與曉、匣兩母有別，而西夏語只有相當於曉、匣兩母的音，並無相當於非、敷、奉母的音。

然則，西夏語既然有輕唇音類的字且爲數不少，爲何不與非、敷、奉三母對應呢？檢查西夏輕唇音字在掌中珠裏的對音情形，發現其漢字對音都是漢語微母，疑母合口三等及喻 (三) 合口字（詳細情形將另文討論），極少數的例外是，以漢字注西夏音部分如上所述，用了一個「縛」字，而在西夏字注漢字音部分用了上面所提 75 及 76 的西夏字以及注漢字「佛」字音用了西夏「𐵄𐵆」vie<sup>1</sup> (I. 29; II 58) 字。

漢語方面：「縛」字是奉母字，在上面最後一個例子裏是用西夏喉音類的𐵄𐵆 xu<sup>1</sup> 字注音，可見其變化與其他奉母字無殊，而以此字注西夏字音時加了口形符號，便已不是原來面目，自可不論（事實是藥韻合口無微母字，所以才如此變通利用）。至於西夏語方面，上面所舉三個字，在同音一書裏雖然列在輕唇音類，可是其反切上字卻是與喉音類的x-聲母字系聯（上面所引西夏字中 75, 76, 78, 79 之反切上字可以系聯，而與 𐵄𐵆 vie<sup>1</sup> 字同屬於 Sofronov 反切連鎖喉音第九）。換句話說，在這裏也是文海的反切系統與同音的歸類不一致。從對音資料觀察，是反切正確，而同音的歸類有誤。但我們還要進一步追查歸類發生錯誤的原因，才算完全解決了這一問題。

如我在前面所提過，西夏韻書是漢語韻書的翻版。同音的作者分類在輕唇音下的

字，便是相當於漢語非、敷、奉、微的字，76的𪛗  $xiwe^1$  字乃是仿漢語三十六字母而設的西夏「奉」字，75的𪛗  $xwên^1$  是漢語「分」的借詞，而𪛗  $vie^1$  字則爲漢語「佛」的借詞。西夏本無相當於非、敷、奉母之音，同音的作者是否把漢語借詞照當時漢語方言發音不得而知，但在作歸類時受到漢語聲韻學的影響則是不爭的事實。文海的作者作反切便根據西夏語音，把這些字與  $x-$  音字系聯。如此看來 Sofronov 把「𪛗」擬爲  $xwên^1$ ，「𪛗」字擬爲  $xiwe^1$  是完全正確的，但是「𪛗」字擬爲  $vie^1$  卻是錯誤。必須作  $xiwə^1$  才對。（𪛗  $xu^1$  𪛗  $śiwə^1$  切）。

把上面所討論的結果再重複一次：西夏無  $f-$  音，漢語有  $f-$  與  $x-$  音，此兩音西夏均以  $x-$  音轉寫。

b. 曉 ( $x > x$ )，匣 ( $\gamma > x$ ) 合成一類 \* $x-$

\* $x-$  曉  $x$  母，匣  $\gamma > x$  母

80. 𪛗  $xei^1$  (1. 33; VIII-119) 海 (121, 212)，害 (064, 296)

海  $^{\circ}x\hat{a}i$  曉海開一上

害  $\gamma\hat{a}i^{\circ}$  匣泰開一去

81. 𪛗  $xan^1$  (1. 24; VIII-58) 漢 (151)，汗 (245)

漢  $x\hat{a}n^{\circ}$  曉翰開一去

汗  $\gamma\hat{a}n^{\circ}$  匣翰開一去

82. 𪛗  $xwei^2$  (2. 30; VIII-16) 灰 (132)，𪛗 (221)，廻 (341, 371)，

𪛗 (221)

灰  $^{\circ}xu\hat{a}i$  曉灰合一平

廻 (𪛗)  $^{\circ}\gamma u\hat{a}i$  匣灰合一平 (𪛗廊)

𪛗 (𪛗柵堂)

「𪛗」字不見於韻書，無從查其讀音。

83. 𪛗  $xian^1$  (1. 26; VIII-128) 軒 (211)，𪛗 (241)，𪛗 (124)，

賢 (176)，𪛗 (323)，見 (303)。

軒  $^{\circ}xj\hat{e}n$  曉元開三平

𪛗  $^{\circ}xj\hat{e}m$  曉嚴開三平

嶮	°xjäm	曉琰開三上
賢絃	。ȝien	匣先開四平
見	ȝien°	匣霰開四去

上面(80-83)的例子顯示，中古漢語的匣(ȝ-)母字與曉(x-)母字都以西夏x-音轉寫，可見中古漢語的濁擦音ȝ-在十二世紀末的西北方言中已清音化而成為x-了。

- c. 微(mj>w)，喻三合口(jw>w)，喻四合口(jiw>w)，影合口一等('w>w)及疑合口一等(ŋw>w)合成一類 \*w-

\*w- 84. 疑 午 'wü(2.51; VIII 78) 午(094, 101)，惡(296)

疑 午 °nguo 疑姥合一上

影 惡 'uo° 影暮合一去

85. 疑 vjē(2.9; II 6) 未(101)，葦(161)，胃(056)，惟(314, 315)

微 未 mjwei° 微未合三去

喻(三)葦 °jwei 云尾合三上

胃 jwei° 云未合三去

喻(四)惟 。jiwi 以脂合三平

86. 疑 vjēi(2.60; II 7) 尾(054)，[爲](315)

微 尾 °mjwei 微尾合三上

喻(三)爲 。jwě 云支合三平

87. 疑 wen(1.15; II 40) 文(196, 272)，聞(316)，問(306)，譚(331)

微 文聞 。mjuən 微文合三平

問 mjuən° 微問合三去

疑 譚 nguən° 疑恩合一去

88. 疑 'u(2.1; VIII 91) 無(264)，蕪(153)，武(071)，霧(091)，務(304)，戊(096)

89. 疑 'u(2.1; VIII 91) 烏(171)，[誤](331)

90. 疑 'u(2.1; VIII 91) [吾](153)

91. 𠵹 <sup>u</sup>(2. 1; VIII 91) 〔五〕 (305)

微	無燕	。mju	微虞合三平
	武	°mju	微慶合三上
	務霧	mju°	微遇合三去
疑	吾	。nguo	疑模合一平
	五	°nguo	疑姥合一上
	悞	nguo°	疑暮合一去
影	烏	。uo	影模合一平
明	戊	məu°	明候開一去 (例外)

廣韻「惡」字有三讀：當疑問詞用時讀 ˊuo(哀都切)，作「憎惡」之義時讀 ˊuo°(烏路切)，而作「不善」之義解時讀 ˋāk(烏各切)。掌中珠「惡」字用於「惡言傷人」，其意為「不善」，應該是 ˋāk 之音。但影母開口一等除「惡」字以外<sup>11</sup>，在掌中珠裏都不讀 w-。很可能是掌中珠把「惡」字讀為合口一等的 ˊuo°。因影母字在所有的環境下都丟失其喉塞音聲母，而疑母字也在合口一等字中丟失其聲母，「午」與「惡」才成為同音字（但聲調應該仍然不同，只是無法從漢夏對音看出而已）。

88 至 91 的西夏字是同音字，在西夏字注漢字音中包括微母字及影母字，但以漢字注西夏字音時卻全用了疑母字（如「悞」，「吾」，「五」等），這是否顯示這些字的聲母有所不同呢？正確的答案可能是：聲母沒有什麼不同，而是韻母可能稍有區別。「虞」韻字與「模」韻字在掌中珠的漢語方言可能並未合併，而西夏語的上聲第一韻可能較近於漢語的模韻。

d. 𠵹(三)開口，𠵹(四)開口，影開口三四等合成一類(\*j-)

\*j- 92. 𠵹 <sup>ien</sup>(1. 16; VIII-21) 寅(101)，蠅(173)，因(275, 364)，  
茵(145)，陰(084, 105)，飲(323)，咽(184)

𠵹(四)	寅	。jiěn	以真開三平
	蠅	。jiəng	以蒸開三平
影	因茵	。jiěn	影真開三平(重紐四等)

11. 另一個「惡」字參看下文第 100 例。

陰           ◌jəm   影侵開三平（重紐三等）

飲           ◌jəm   影寢開三上（重紐三等）

咽（咽喉）◌ien   影先開四平

93. 𦵏<sub>𦵏</sub> ◌ian(1. 26; VIII-112) 筵 (335), 塩 (153), 演(365), 餞 (075),  
烟 (254), 鷺 (126, 172)

喻(四) 筵           ◌jiän   以仙開三平

塩           ◌jiäm   以鹽開三平

演           ◌jiän   以獮開三上

餞           ◌jiäm   以琰開三上

影 烟（烟脂）◌ien   影先開四平

鷺           ◌ien°   影霰開四去

94. 𦵏<sub>𦵏</sub> ◌êm(2. 40; VIII 4) 有 (293, 294, 365), 祐 (322), 酉 (101),  
腰 (246), 要 (291)

喻(三) 有           ◌jǝu   云有開三上

祐           jǝu°   云有開三去

喻(四) 酉           ◌jiǝu   以有開三上

影 腰           ◌jiäu   影宵開三平（重紐四等）

要           ◌jiäu°   影笑開三去（重紐四等）

95. 𦵏<sub>𦵏</sub> ◌i (1. 11; VIII 26) 莢 (153), 衣 (243, 245), 椅 (242), 乙 (095),  
蛻 (092)

喻(四) 莢           ◌ji   以脂開三平

影 衣           ◌ei   影微開三平

椅           ◌jě   影紙開三上（重紐三等）

乙           ◌jět.   影質開三入（重紐三等）

疑 蛻（虹蛻）           疑霽開四去（例外）廣韻「霓」字有三讀，其  
=霓 ngiei°                   中霽韻五計切，與「詣」字同音

96. 𦵏<sub>𦵏</sub> ◌ion(1. 56; VIII 100) 羊 (077, 164), 陽 (075, 196), 揚 (273),

## 鴛 (171)

喻 (三)	羊陽揚	。jang	以陽開三平
影	鴛	。jang	影陽開三平

92, 93, 95, 96 等四個西夏字的反切上字可以系聯，是屬於 Sofronov 喉音第三連鎖的字。94 的反切上字是「𐵄𐵆」·iu<sup>2</sup> (2. 2; VIII 12)，也很可能與同一個反切連鎖的「𐵄𐵆」·iu<sup>1</sup> (1. 2; VIII 68) 字聲韻母相同，只是調類不同而已，因為「𐵄𐵆」字的聲符是「𐵄𐵆」<sup>12</sup>。如此則 92 至 96 的西夏字其聲母都是同類，而所注的漢字音卻包括喻 (三)，喻 (四)，影母三類，而且都是開口三等字。我們可以假定這些漢字的聲母爲 \*j-。

e. 疑合口三等，影合口三等與部分喻 (三)，喻 (四) 之合口合成一類 (\*jw-)

\*jw- 97. 𐵄𐵆 ngu (1. 7; V-156) 雨 (075, 105)，魚 (073, 174)，愚 (176, 312, 315)，御 (281)，於 (365)

疑	魚	。ngjwo	疑魚合三平
	愚	。ngju	疑虞合三平
	御	ngjwo°	疑御合三去
影	於	。jwo	影魚合三平
喻 (三)	雨	·jiu	云虞合三上

98. 𐵄𐵆 ·iwan (1. 26; VIII-18) 園 (133)，遠 (361)，院 (283)，浚 (344)，原 (121)，願 (364)，鴛 (171)

疑	原	。ngjwən	疑元合三平
	願	ngjwən°	疑願合三去
影	鴛	。jwən	影元合三平
喻 (三)	園	。jiwən	云元合三平
	遠	°jiwən	云阮合三上
	院	jiwän°	云線合三去

12. 文海平聲第二韻 𐵄𐵆 (槐) 下注「𐵄𐵆𐵄𐵆𐵄𐵆𐵄𐵆」(𐵄右 ·iu<sup>1</sup> 全)。又說 𐵄𐵆𐵄𐵆... 𐵄𐵆𐵄𐵆 (𐵄者𐵄也)，可見 𐵄𐵆 ·iu<sup>2</sup> 字是從 𐵄𐵆 (𐵄) 𐵄𐵆 ·iu<sup>1</sup> 聲。

喻(四)

汾 .jiwǎn 以仙合三平

97 的西夏字「𐵑𐵑」應該讀爲  $giu^1$ ，是屬於西夏反切連鎖牙音 15 的字（參見本文第 60 頁第 13、14 行）。98 的西夏字應讀爲  $\gamma_{1wan}$ 。g- 音與  $\gamma$ - 音相當於漢語中古音的羣母及匣母，在掌中珠的漢語方言此兩音已變成 kh- 音及 x- 音了。這裏的 g- 音與  $\gamma$ - 音是後起的：g- 音來自疑母字（ $\eta > \eta g$ ），而  $\gamma$ - 音是非音位性的，出現於影母，喻三及喻四等字，在西夏對音中有時代表零聲母（例如 92 至 96 的對音），有時代表 g- 音（例如 97 的對音），由此推測在掌中珠的漢語方言裏  $\gamma j$ - 與 j- 是無定分音（free variations）。

#### f. 影開口一等——零聲母

影母開口一等字，在本文中尚未論及。其情形也是喉塞音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非音位性的  $\gamma$ - 音。

\* $\phi$ - 99. 𐵑𐵑 .an (1. 24; VIII-113) 安 (214)，鞍 (335)，案 (285, 292, 302)，  
𐵑𐵑 (172)

影	安鞍	.ân	影寒開一平
	案	.ân°	影翰開一去
	𐵑𐵑	.âim	影覃開一平

100. 𐵑𐵑 .wə (1. 27; VIII 29) [惡] (295)

影	惡	.uo°	影暮合一去
---	---	------	-------

101. 𐵑𐵑 .wei (1. 33; VIII 74) [鬼] (295)

疑	鬼	.nguâi	疑灰合一平
---	---	--------	-------

102. 𐵑𐵑 .wan (1. 25; VIII-34) 頑 (164)

疑	頑	.ngwǎn	疑刪合二平
---	---	--------	-------

103. 𐵑𐵑 .a (1. 17; VIII 17) [奄] (216, 232)

影	奄 (= 奄?)	.âim	影覃開一平
---	----------	------	-------

99 至 103 的西夏字都是屬於反切連鎖喉音第一連鎖，西夏音都有聲母  $\gamma$ -（參見本期另一文 p. 14），其漢字對音爲影母及疑母。

#### 3. 半舌半齒音

## a. 來母 (l-&gt;l-) \*l-

- \*l- 104. 𧇗 lu<sup>2</sup> (2. 1; IX 45) 籠 (235), 爐 (236), 露 (092), 碌 (265),  
鹿 (162), 祿 (062), 農 (265, 284)

來	籠	。lung	來東合一平
	爐	。luo	來模合一平
	露	luo°	來暮合一去
	碌鹿祿	luk。	來屋合一入
泥	農	。nuong	泥冬合一平

105. 𧇗 lo<sup>1</sup> (1. 49; IX 21) 羅 (091, 256), 𪛗 (334), 騾 (164),  
螺 (212), 蘿 (146, 151), 狼 (164, 165), 廊 (221), 樂 (323),  
珞 (211), 駱 (163), 糯 (155)

來	羅𪛗	。lâ	來歌開一平
	騾螺	。luâ	來戈合一平
	蘿 (蘿蔔)	。luo	來模合一平
	狼廊	。lâng	來唐開一平
	樂珞駱	lâk。	來鐸開一入
泥	糯	。nuâ°	泥過合一去

來母字原則上自成一類，間有參雜泥母字者，是由於發生了 \*n->l- 的變化。（參見上文 pp. 59-60）

## b. 日母 (\*z-)

- \*z- 106 𧇗 zja(?) (IX 130) 日 (094, 104, 106, 111), 入 (321), 藏對音  
g-zir

107. 𧇗 zja(?) (IX 130) [日責] (193)

106 與 107 是同音字，見於同音一書，惟因不見於文海，故不知屬於哪一韻。掌中珠以 106 注漢字「日」「入」兩字，而以漢字反切「日責」注 107，因 106 有藏對音 g-zir，推測日母爲 z- 音。

## 四、結 論

本文利用番漢合時掌中珠裏的漢夏對音資料，擬測了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聲母部分）。基本的方法是以漢語中古音爲出發點，參照對音資料，觀察中古漢語的聲母在十二世紀末西北方言中的分合情形，藉以了解當時語音演變的狀況，然後根據漢語與西夏語聲類對應的關係，擬測漢語聲母。

從七世紀初的中古音（切韻序作於 601 年），到十二世紀末的西北方音（掌中珠序作於 1190 年），經過將近六百年，中間所發生的語音變化，在聲母方面也是相當多，詳細情形已在本文中論及，這裏只就其中比較重要者，歸納爲以下數點：

一、全濁音的送氣與清音化。中古的濁塞音與濁塞擦音聲母，不分聲調，都變爲送氣的清塞音及清塞擦音。濁擦音聲母則變爲清擦音。（但是其中有濁塞音變爲送氣清塞擦音或清擦音者，也有濁塞擦音變爲清擦音者）。

二、次濁音的分化。中古的鼻音聲母分化爲鼻音及鼻化濁塞音，有如現代某些閩南方言，只不過分化條件不完全相同而已。現代閩南方言的濁塞音一般認爲不鼻化，故兩者有差異。

三、舌上音與正齒音的合併。中古知系字與照二、照三兩系字在掌中珠的漢夏對音裏已合而爲一，無法分開。合併情形與現代國語頗多類似之處。但在國語裏這三系字合併成爲捲舌音，而在十二世紀末的西北方音裏則合併成爲舌面前塞擦音。

四、輕唇音的產生。在中古音裏唇音尙未分化，唐末沙門守溫，唇音只有不芳並明，輕唇與重唇不分。但在十二世紀末的西北方音，唇音受三等介音的影響已發生分化，加以濁音清音化，非，敷，奉母已合成一類，變成 f 音，如現代之國語。

中古漢語的聲母系統，經過了一番演變的結果，到了十二世紀末已發生重大的變化，成爲如下的新系統。

p	ph	m/mb	f		w
t	th	n/nd		l	
k	kh	ŋ/ŋg	x		
ts	tsh		s		
tś	tśh	ń/ńdz	ś	ź	j

## 引用書目

丁聲樹編錄，李榮參訂

1966，古今字音對照手冊，香港：太平書局。

西田龍雄

1964, 1966，西夏語の研究，第一卷1964、第二卷1966。東京：座右寶刊行會。

李方桂

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九卷，第一、二期合刊，1-61。

高本漢

1915-26，中國音韻學研究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1948，臺北：商務印書館。

骨勒茂才

1190，番漢合時掌中珠，羅福成 1924 手抄本，天津：貽安堂經籍鋪刊行。

劉楚人署

1132，西夏國書字典音同一卷，羅福成 1935 手抄本，旅順：庫籍整理處印。

橋本萬太郎

1961，“掌中珠のタングート・漢對音研究の方法”，中國語學 109: 13-16.

羅常培

1933，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十二。

Gorbačeva, Z. I. and E. I. Kyčanov

1963. *Tangutskie Rukopisi i Ksilografy*. Moskva: Izdatel'stvo Vostočnoj Literatury.

Hashimoto, Mantaro J.

1978, 1979: *Phon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2 vols.,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Monograph Series No. 11.

Karlgren, Bernhard

1957.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BMFEA* 29, pp. 1-332.

Sofronov, M. V. and E. I. Kyčanov

1964. *Issledovanija po Fonetike Tangutskogo Jazyka*. Moskva: Izdatel'stvo Nauka.

Sofronov, M. V.

1968. *Grammatika Tangutskogo Jazyka*. 2 vols., Moskva: Izdatel'stvo Nauka.

## A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 AT THE END OF THE 12TH CENTURY

(Abstract)

Hwang-cherng Go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initial consonants of a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 at the end of the 12th century on the basis of Chinese-Tangut transcriptions in the *Chang-chung-chu* (The Pearl in the Palm), a Chinese-Tangut vocabulary compiled by Ku-le Mao-ts'ai in 1190.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volved in the reconstruction are briefly discussed in chapter II. Chapter III deals with individual initial consonants. Chapter IV summarizes the sound changes from Middle Chinese (600 A. D.) to the dialect (12th cen. A. D.). Altogether 22 initial consonants are reconstructed for the dialect in this paper:

p	ph	m/mb	f		w
t	th	n/nd		l	
k	kh	ŋ/ŋg	x		
ts	tsh		s		
tś	tśh	ń/ńdź	ś	ź	j